

寶廷 著  
聶世美 校點

# 偶齋詩草

上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聶世美 校點

偶齋詩草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偶齋詩草/寶廷著;聶世美校點.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12  
ISBN 7-5325-4180-0

I. 偶... II. ①寶...②聶... III. 詩歌-作品集-中國-近代 IV. I222.75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67500 號

##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偶齋詩草

(全二冊)

寶廷 著

聶世美 校點

世紀出版集團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網址: [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E-mail: [guji@guji.com.cn](mailto:guji@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http://www.ewen.cc)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華成印刷裝幀有限公司印刷 上海錦佳裝訂廠裝訂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36.25 插頁 12 字數 664,000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300

ISBN 7-5325-4180-0

I·1820 定價: 10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系 62662100×134

偶齋詩草內次集卷五



辛巳集

宗室寶廷竹坡著



良鄉旅舍題壁

征軺南去時此屋曾一住  
今宵復宿此難覓壁閒句  
九年再來老屋尙如故

過永安橋戲占嘲左恪靖侯

西陲五載駐元戎  
血戰天山萬里通  
底事還朝逾九

月沿河惟見有微功

涑水店題壁

偶齋詩草內次集

卷五

一

西行度易水懷古悲劇即此上下耳作金臺志見前

竹坡詩草元集

壬庚集

壬子至庚申

宗室寶廷竹坡著



擬韋柳 壬子

携壺步平蕪坐石村醪酌野鳥銜禾飛山空日將落  
閒雲歸碧山流泉響深壑醉後卧青苔伴者惟元鶴  
莫笑貧且賤頗饒山水樂

湖上 庚申

飯後步湖西閒遊趁斜景徐行過斷橋樓邊立俄頃  
日落蒲葦涼荷香鷗鷺靜倚闌望長空暮苔透衣冷

湖上晚步

手抄本《竹坡詩草》元集書影（現藏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

庭聞憶畧卷上

滿洲竹坡寶廷著

憶嘗聞說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一陰氣之偏也一陽氣之偏也一陰一陽則合而中乃所謂道也廷請曰先儒謂道非陰陽陰陽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今以陰陽合爲道豈與先儒異乎曰奚與先儒異陰陽氣所以陰陽者道道之所以陰陽者中也當時未能深喻今思之乃知此言不惟不與先儒異且先儒之言得此而乃明蓋氣固非道而道亦不離乎氣陰陽各爲

書取讀之若如清而思極廣之所見則莫之  
於冊渴求之乃以數十條但地不涉并數  
且明其文涉而不終其流并差而人思深其巧  
惟不於陰陽正理而推測細密何多致以穿鑿附  
會其此理之理亦實且是以裁人毋故濫天并多信之  
也不敏自是竊思

頃正此乃初稿先稿不成又重訂暇因取意如  
所跋者是再脩師另抄摺者之先解取到中稿

# 序言

錢仲聯

叢書是一種彙集各種同類性質或不同類性質以及多種性質的重要著作而輯印聚集在一編的大部頭書。正式啓用「叢書」這一名稱，盛於明清兩代。在此以前，雖有叢書性質而並不稱爲叢書的，如宋人所輯的《百川學海》等，還不算在內。叢書從正式啓用此名到發展，越來越多，有以時代爲範圍的，如《漢魏叢書》、《唐宋叢書》；有以輯佚書爲範圍的，如《漢學堂叢書》；有以史學方志考訂研究爲專題的，如《廣雅書局叢書》、《史學叢書》之類；有仿刻或翻刻以至影印宋元古籍版本爲宗旨的，如《士禮居叢書》、《古逸叢書》、《續古逸叢書》之類；有以校勘古籍爲宗旨的，如《抱經堂叢書》、《經訓堂叢書》、《岱南閣叢書》之類，這都是彙輯多家著作於一編者。此外，又有刊一人獨撰著作的，如清王初桐《古香堂叢書》、張雲璈《雲影閣叢書》、焦循《焦氏叢書》、朱駿聲《朱氏叢書》、丁晏《頤志齋叢書》、胡薇元《玉津閣叢書》、章集、況周儀《蕙風叢書》、易順鼎《琴志樓叢書》、吳之英《壽櫟廬叢書》、曹元忠《箋經室叢書》、章炳麟《章氏叢書》等，倖指不可盡。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負責編輯的《中國近代文學叢書》，便是屬於《漢魏叢書》、《唐宋叢書》等以時代爲範疇的一種大型叢書。



叢書而以「近代文學」爲幟，從名稱上看便知爲近代，而現代、當代不在內。近代的範圍，現在學術界公認爲始於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後，迄於「五四」新文學改革運動以前。但這一階段的文學家，有生略早於一八四〇年，死或更在「五四」以後較長一段時間，而其主要的文學成就或成名，則在此時期內的，一般也認爲應包括在內，當然也包括了「同光體」、「彊邨詞派」、「南社」等流派。它不是簡單地類同於《近代文學大系》那類「大系」式的分類選本（當然，可以包括有價值的選本在內），而是近代各種舊體文學專著的精華，或已刊而流傳不廣，現多已絕版者，或至今未刊者，或所刊不全者（如近代著名文學家黃人的《石陶梨烟室詩詞》，聞近有人從全國的期刊、各地的圖書館、藏書室等處，收集不少已刊的黃人集子以外的東西），一種一種地校刊或影印問世。近代文學介於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之間，其在文學史上承上啓下、繼往開來的地位和作用，自是無須贅言，至於近代舊體文學的樣式，到今天還有不少愛好而能寫作很高明的人，便可證明它的生命力依然存在，如新文學的巨擘俞平伯、沈尹默諸先生晚年都不寫新體白話詩而改寫古體詩詞便可爲證，駢文、散曲等，專門名家也很多。這裏，不是在討論新舊文學高低的較量，所以不多饒舌，祇是闡說一下「叢書」而名「近代文學」的簡略內涵。由於編者的學力視野有限制，這部叢書，無疑會存在取舍、標點等方面的不足，統待讀者指正。

## 前言

在繁星滿空的晚清詩壇，寶廷是一顆閃耀着特異光芒的亮星。這不只因為他系出玉牒，派分天潢，出身華貴，且以其天才豪宕的詩作凌駕羣英，穩穩頂戴着滿族第一詩人的桂冠；同時，亦因其爲官鯁直清正，於光緒初元，與陳寶琛、張佩綸、鄧承修等以文章氣節互勵互重，疏章屢上，多有建白；放言直諫，聲震朝野。雖於大廈之將傾無濟於事，卻因其政治上的峻潔品性，滿朝敬畏「四諫」，舉國目爲清流，在漆黑一團的清末政局，顯示了難得一見的亮色。其次，寶廷的生平頗富傳奇色彩。他一生耽詩好酒，嗜之如命。尤其是在晚年，雖一貧如洗，債臺高築，全賴親友接濟度日，他卻安之若素，不改初衷。汪辟疆《近代詩派與地域》一文有曰：

竹坡隱居王城，時往來於盤山、香山之間，一鍤自攜，遇酒便醉。暮年生事，貧乏不能自存，偶齋處之泰然。門生親故偶有餽遺，則買花貰酒，招侶攜兒，徜徉於妙峯、翠微之間，酩酊操觚，極撫山範水之能，無攢眉苦吟之語，則以胸懷澹沲，物我俱亡，真詩人襟抱矣。

此外，寶廷生性脫略行檢，不拘小節，曾以禮部右侍郎出典福建鄉試，以納江山船妓，遂自劾罷官，作《之江行》長篇歌行紀其本末。「微臣好色誠天性，只愛風流不愛官」的坦蕩自白，既真切反映了他的率真個性，亦表現了他對時局悲觀無望，存心以「微過自污」，一思急流勇退的無可奈何，侘傺落魄。所有這一切，使寶廷有着與衆不同的經歷，與衆不同的個性，及與衆不同的詩歌創作成就，當然亦奠定了他在晚清詩壇與衆不同的特殊地位。如果說，作為滿族八旗子弟的納蘭性德為清代詞苑無可爭議的第一位天才詞人，那麼，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在有清近三百年詩壇，寶廷是滿族的第一位天才詩人，誠如已故當代著名學者袁行霈先生在《清人詩集叙錄》裏所贊譽的那樣：「晚清八旗詩人，當推（偶齋）第一。」

## 一

寶廷（一八四〇—一八九〇），初名寶賢，字少溪，號竹坡。後改名，字仲獻，號難齋。晚年自號偶齋。滿洲鑲藍旗人，清宗室，為鄭獻親王濟爾哈朗八世孫。濟爾哈朗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姪子，與皇太極為堂兄弟。其父莊親王舒爾哈齊乃太祖之三弟。濟爾哈朗為舒爾哈齊第六子，幼育於太祖，封和碩貝勒。其後，在清軍圍攻錦州，與十三萬明軍主力決戰松山，收降祖大壽，生擒洪承疇，南下山海關，繼而平定江南，掃蕩湖、廣、雲、貴，最終定鼎中原的一系列征戰中，這位先後受封為信義輔政叔王、定遠大將軍的皇

叔，多謀能斷，驍勇善戰，立下不朽的赫赫戰功，成為清王朝的著名開國元勳。濟爾哈朗活了五十七歲。對於他的不幸故世，順治皇帝不勝悲慟，「垂涕曰：天奈何不令朕叔長年耶！」不但「命工圖其像」，並為「輟朝七日。賜銀萬，置守園十戶，立碑紀功。」（見《清史稿·諸王列傳一》）足見其尊崇顯貴，備極哀榮。對此，寶廷於其《詠懷七古》論及家世時不無自豪地誇耀：「大清策勳封諸王，赫赫鄭邸威名揚。文功武烈耀史冊，祖宗累代流芬芳。」

寶廷的二世先祖為和碩簡純親王濟度。濟度為濟爾哈朗第二子，初封簡郡王，因其兄富爾敦之卒，受封世子。順治十一年十一月，受封定遠大將軍，奉命率師討伐鄭成功。其後，在守衛漳州、福州、泉州及攻占惠安、閩安，平定福建東南沿海一帶的戰鬪中，頗有軍功。後襲承父爵，改號鄭簡親王。封王後三年，濟度病故。其第五子雅布襲其王號，仍以武職効力朝廷，受命駐防西北錫林郭勒盟之蘇尼特部，以防範當時跋扈漠北之準噶爾部酋長噶爾丹，並於康熙三十五年「從上親征」，大敗其軍，最終，噶爾丹因腹背受敵自殺。從此，清王朝西北邊境遂得安定，國家版圖得以擴大。還朝後，雅布曾職掌皇室內部事務之管理機構宗人府，由和碩簡修親王的資格任宗令，成為康熙皇帝的「內當家」。

寶廷的四世祖阿札蘭公，乃雅布第三子，生平未曾襲封王位，僅官輔國將軍。其第十一子德崇公，即寶廷之高祖。但這位高祖似未有功名，僅因其子廣敏公所官，被誥封為資政大夫之榮譽頭銜。廣敏公即寶廷之曾祖，乃德崇公第二子，曾官盛京兵部侍郎，性仁慈，在任有「廣佛」之稱。傳說他在陪都為主政

時，曾「夜行署中，有神燈前導，吏胥咸見之。爲寺卿，寺有蝶仙，之任時蝶仙集冠，人以爲德所感。」（《詠懷七古》詩自注）這當然是奇談，不足爲據，只表明寶廷對其先祖功德的歆羨敬畏之心。

寶廷祖父興隆公，曾官宗人府筆政。具體所任，究屬「掌清文奏稿」之堂主事，還是「掌出納文移」之經歷，抑或「掌繙譯文書」之筆帖式，史料未有記載，故難以確知。但不管是主事或是經歷，僅只六品；而筆帖式，則各部相同，六、七、八品者都有。論其官位，均已難望先祖之項背。

寶廷一生活了五十一歲，其壽未永。祖父興隆公則更短壽，因爲「早卒，無嗣」（壽富《先考侍郎公年譜》），不得不過繼其四弟興定公之子蓮溪公爲嗣（乃寶廷之父）。竹坡《詠懷七古》云：「我祖早逝志未展，我父繼嗣傳書香。」其自注云：「予父本四房，出繼長房。」（《偶齋詩草·內集》卷八）蓮溪公名常祿，宣宗道光辛卯（一八三一）科舉人，次年成進士，官至翰林侍讀。翰林院一向被視爲「清要之地」。翰林侍讀官階從五品，與侍講、修撰、編修等均職掌「撰著記載」，類於皇帝的秘書班子，官職算不得顯要，地位卻很重要。作爲和碩鄭惠親王宗室派系之後裔，至寶廷父輩一代，雖無親王的尊貴風光，且由武官轉爲文職，而若論其仕途作爲，似乎不太算辱沒了祖宗。

## 二

寶廷爲其父常祿繼室那穆都魯氏所生，誕生於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庚子正月。他所出生的年代，

正是鴉片戰爭開始的年代，亦即中國從此多災多難，腐敗孱弱的清王朝即將走到其歷史盡頭的年代。據寶廷長子壽富等所編《先考侍郎公年譜》（一名《宗室偶齋先生年譜》）所載：

生公之夕，夢霜竹一叢，挺然干霄，故蓮溪公名之曰寶賢，號竹坡。公生而俊偉，指修逾常，舌能入喉，胸有朱痣，宛然如人端坐狀。天資豁達，視人世禍福利害、權勢毀譽無足動心者。於倫常之際纏綿悱惻，固結於心，終身莫可解。遇人接物必以誠，無機心，無飾言，無矯行也。生於險阻，既登仕，凡取與授受，一準之以義廉。俸所入，遇故舊之急，傾囊濟之無嗇色。故入仕十餘年，家無恒產。晚年罷職，賴故舊以存活，布衣蔬食終其身。

寶廷「天資穎悟，喜讀善悟」，八歲始就傳授讀。但就在這一年，官任翰林院侍讀的父親被罷職，「家漸中落」。罷官的原因，因史料缺乏，不得而知。可能因經濟或其他一些原因，寶廷九歲始隨其父移居京城西郊之翠微山。據《年譜》云：「先祖蓮溪公同年鐵公荔崖隱居翠微山，以所居之半假蓮溪公，蓮溪公遂攜公往居之。公之喜游山，蓋自是始。」從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至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寶廷少年時代的這八年光陰，一半在西山度過，一半在京城其姑母家中度過。西山風光的蔥蒨蓊鬱，俊爽秀拔，林石山泉的清幽空寂，雅淡素美，靈光寺授讀及恣意游嬉山林的快樂自由，均予寶廷留下深刻印象及美好溫馨的回憶，於日後詩文中屢屢提及之。

寶廷十三歲始學習詩歌的寫作：「公性穎悟，於詩尤近。是歲（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和杜甫《詠鳳

《鳳》詩，長老驚喜，以爲大器。自是遂肆力於詩，然家益貧，不能延師，先祖蓮溪公乃自教之。」（同上）可知日後以詩名世的滿族第一詩人，其啓蒙老師乃西山寺僧及其父常祿。其《庭聞憶略》自序有云：

憶道光丁未歲，不肖八歲始入學。先君旋罷官，家益貧，漸不能延師，經書半皆親授。先君質高，復勤於學。六歲入學，二十七始成進士，不出家塾廿餘年。中年罷官，山居無所事，復肆力於雜學。咸豐丙辰，不戒於火，半生著作無存，遂絕筆，不復著作。即偶有吟詠，亦不存稿。而訓誨不肖，過於嚴師，經史外，天文、地理，一切有用之書以及詩古文詞，凡有請，皆指示不倦，雖弗請，亦時連類及之。

可見，這位博學而中過進士、做過翰林侍讀的父親，在寶廷的早期教育中，起過重要作用。此外，寶廷還曾經有過兩位家庭教師：一爲時居西山三山巷、傳授他經學的車乙齋（士騷），一爲移居西山後接替車士騷的馮雲浦（霖）。士騷似爲一介書生，未有功名。據竹坡咸豐壬子（一八五二）所作《送車乙齋夫子山左秋試遂還登州》詩，士騷爲山東登州人氏，因其要返回原籍參加科考，不得不中斷當年對寶廷的授讀，寶廷從授經學時間，似相當有限。寶廷從學馮霖則稍長，約近兩年光景。據其《賀錫蘭臺芳登科》詩云：「我父昔居山，與師共結鄰。」自注云：「甲寅移家西山，馮雲浦夫子亦移居山中，遂受業焉。」詩又云：「我師老名士，才學超羣倫。白頭困場屋，抱志終未伸。」自注云：「雲浦夫子博學多才，詩詞駢文外，奇門六壬，諸術皆精，全集數十卷。」是馮霖亦一生未有功名，但卻是「博學多才」，「諸術皆精」的「老名

士」，其治學思想與寶廷之父常祿十分接近。而且，尤「善爲詩學」。故得其傳授，寶廷遂「詩學大進」。這段西山從學的生活經歷雖只短短四年，但對寶廷一生的影響卻極爲巨大深刻，這不僅是學業的長進，更重要的是他從此與大自然所結下的終生難以舍棄的愛山樂水情緣。特別是其晚年罷官後，他日以詩酒山水爲伴，淡忘時政，藉以撫慰受傷的苦痛心靈。這是無奈的選擇，卻未嘗不是其詩人本質及鍾愛自然的秉性使然。而這秉性，正肇始孕育於其幼年西山授讀的難忘歲月。

從清文宗咸豐八年戊午（一八五八）寶廷十九歲初次應舉落榜，至清穆宗同治七年戊辰（一八六八）寶廷二十九歲試禮部第一，得以登洪鈞榜第六名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這十年期間，乃其四應科舉時期。與其晚年罷官後的窮居生涯一樣，這一時期爲寶廷一生中最爲刻骨銘心的落魄窮困時期之一。因爲家道中落，貧窮困苦，詩人早已由「赫赫鄭邸威名揚」的王公貴族子弟，淪爲一般平民百姓，「家業蕩然，僮僕盡去，公乃自操灑掃之事」（見《年譜》）。往日「家門清泰足衣食，老弱歡笑同康亨。官清爵要譽名播，隆恩渥眷驚公卿。賓客車馬日絡繹，樓臺屋宇修崢嶸。娛朝樂夕度年月，終歲那得愁懷縈」（見《詠懷七古》）的幸福時光，早已一去不返。而況，「禍福誰知不可測，否生由來從泰極。七齡我妣忽見拋，搶地呼天攀不得。災殃疾病亂家庭，我父明年亦罷職。棄家買田入深山，宦室一朝成野客。膏粱文綉盡成空，手把鋤犁覓衣食。」（同上）公子王孫一旦淪爲「手把鋤犁」，艱難勞作的「野客」，其社會地位之低，心理落差之大，身心勞疲之苦，可想而知。



歷史證明，國家多難之秋，個人的命運往往愈益困厄推頹。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寶廷二十一歲，偕其父移居京西海甸（淀）柳浪莊之僧寺。莊近昆明湖，四圍景色宜人，父子每徜徉湖上，聊遣愁懷。但就在這年秋天，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城，咸豐帝避走熱河行宮，圓明園慘遭焚掠，從此，中國近代史又翻開了新的屈辱一頁。由於英軍第一師 Michel 部的率先作惡，與圓明園相近之萬壽山、玉泉山、香山所在之清漪、靜明、靜宜三園同時遭毀，大火三日不熄。爲此，寶廷攜父「避兵先塋」及「城西丙舍，顛沛流離，幾瀕於危」（見《年譜》），歷盡艱險危厄，到處東躲西藏，備嘗國破家敗的苦痛酸辛。其登第後所作名篇《詠懷七古》對二十九歲前的這段苦難經歷有十分詳盡的生動描述：

六龍勿遽出關去，傷心萬乘蒙邊塵。王侯登城効守禦，銀刀鐵甲排重閭。黃塵迷漫走官吏，紫陌歷亂逃軍民。西郊一炬驚燎原，百年勝跡同遭焚。玉泉萬壽共兵燹，火光飄忽漫香山。戰鼓喧風風闕裂，旌旗攪霧龍樓翻。蓬島峯摧彩雲迸，瑤池波沸蟠桃溫。仙宮神境化烟霧，白日恍惚成黃昏。山焦水涸天地覆，哭聲一片連幽燕。侍郎矯矯表貞節，九淵深邃埋忠魂。金輿一去難重回，飄零誰復王孫哀。東奔西走足難住，父子踟躕荒城隈。風餐雨食面若土，野眠寺宿身如柴。隸呵卒罵弗敢較，垢冠泥履隨輿僮。無衣無食強偷活，心寒意冷朱顏摧。國憂家恨兩糾結，終朝泣飲愴中懷。賴有和盟息爭戰，幸免溝壑顛尸骸。

這年冬天，隨着中英、中法、中俄等一系列賠款割地屈辱條約的簽署，英法等國軍隊退出北京。政局